

童庆炳 著

又见远山

又见远山

——童庆炳散文集

我的老家在福建西部的一个山村里。

村子在一个盆地里，四周都是山，高高低低的山，远远近近的山，

无论你走到村子的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你抬头，满眼都是碧绿的山。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最惬意的时光之一，

就是在帮家里干了一天活儿之后，母亲为了奖励我这天所出的力，笑着往我的上衣口袋里

塞一把炒豆子或白薯干，说一声：“玩去吧！”

我从小就喜欢沉思，于是我就一个人静悄悄地往家门的高高的石门槛上坐了下来。

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望着远山

展开了遐想。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又见远山 又见远山

You Jian Yuanshan You Jian Yuanshan

——童庆炳散文集

童庆炳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又见远山 又见远山:童庆炳散文集 / 童庆炳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4

ISBN 978-7-04-045036-1

I. ①又… II. ①童…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7825 号

策划编辑 云慧霞

责任编辑 云慧霞

封面设计 王 鹏

版式设计 童 丹

责任校对 陈 杨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50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6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5036-00

王 蒙

童庆炳先生去世的噩耗突然传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是在学生当中去世的吧？我听他在公众场合讲过，他的愿景是，某一天，在课堂上，他倒下了，他走了。这是大美，这是大善，这是他的期待。因为，他热爱教学工作，他爱学生，爱讲堂，爱教室。

他永远老老实实，尊重文学，尊重教育，尊重同行，尊重学子。他没有文人惯有的那种夸张与自恋。他从来没有过自吹自擂、张牙舞爪、轻薄为文晒未休的表现。他从来不搞什么酷评，什么骂倒一切，什么自我作古，什么爆破恐吓，什么装腔作势，什么迎合与投其所好。

但是老童亦有“牛”态：他曾经表示，所有中文系课程，他都教过，他都能开课。我在中国海洋大学就旁听过他的《文心雕龙》讲解，获益匪浅。我还多次听过童老师的倡议，他希望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改为《论语》上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起这个话题，也有一种如今少有的诚笃与认真。我们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他的君子风范，诚恳，善意，克己复礼。包括在家中，他对于妻子曾恬的恩爱有加，令人感动。

他走了，不是在课堂上，如同在课堂上，听说是他与学生们一起去登山。他会有一种满足，与学子们一起，与青年人一起，与攀登的愿望一起。

孔子的伟大离不开他的弟子七十二贤人。童老师学生的阵容令人赞美。而他本人是黄牛一样地耕耘着，坚持着，谦虚着与进展着。他的去世引起了很大的响动，当然不是偶然。

童老师文如其人，写什么都是那样地诚挚、清明、深情而且正直。他生活内容非常丰富，见多识广，多读多思，他的文字也是涵盖四方八面。在他的散文集《又见远山 又见远山》即将出版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的朴实的微笑，听到了他的亲切的声音，分享着他的思索与观感。我更加怀念他。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家 园 篇

远山	2
山是故乡美	3
水是故乡甜	5
樟树·山林·田地	7
家乡冬天的花色	8
故乡的摊藤草	9
茶亭	10
送雉鸡回家	11
故园情	13
养兔子 穿新衣	14
故乡的年夜饭	16
故乡春节的鞭炮声	17
故乡怎样闹元宵	19
读故乡的老墙	20
百年谷仓今犹在	22
秋日土楼别样情	23
返乡五题	24

亲 情 篇

那天，我就是中国	32
祖母·小溪·山路	34
祖母的手	37
母亲的故事	38
春天还未到来	46

求 学 篇

初中生活琐记	52
连城一中琐记	54

山·水·字据	55
难忘母校龙岩师范	57
高考前后	60

师 长 篇

赖丹先生留给我的“文学诱惑”	64
钟敬文教授的手杖	65
黄药眠先生的最后一课	67
胡杨、红柳、芨芨草、骆驼刺和老师的情怀	71
“一枝一叶报春风”	73
启功先生上的课为何叫做“猪跑学”？	76
说不尽的季羨林	77
为人治学的楷模	78
王蒙	80

同 窗 篇

永久的同学	86
寻找不回来的青春面影	90
“怀旧”新释	94
青春的定义	95
“他乡遇故知”	98
读梅韵的诗	100

从 教 篇

上课的感觉	104
图书馆，你是我的学术保姆	106
长城内外是课堂	108
妮基，你在哪里？	109
喝酒、唱歌、冲刺和韩国人的精神	113
低调面对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16
教师的生命投入	117
蜜蜂、清泉、利剑和星星	120
秋色秋趣又一年	122

读 书 篇

众声喧哗的书斋	126
课内与课外	127
读书与看图	129
言情与启智	131
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	133
期待《集结号》作品系列的出现	136
在地拉那的那些日子里	140
汉代的石雕与现代的投射理论	142
古典的李白 现代的李白	143
毛泽东恭敬地从湖南寄给胡适的明信片	145
释“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	148
说真话有多难	150
土楼风情 笔底生辉	152
作家的位置	153
雏菊与雨果的遐想	154
无知是一种无价之宝	155
累积	157
情信而辞巧	158
绿色文学赞	160
张艺谋《三枪》二题	163
我们从这里起步	165

行 路 篇

人生要受一回“辱”	170
柴路弯弯	172
“品尝”饥饿	175
1958年，我当过耐火砖厂的厂长	179
青春无悔	180
怀念你，麻雀	183
梦萦魂绕四合院	185
白天鹅宾馆、橙汁和讲演	188
幸福今天属于谁	190
要是每个城市都有珠海的红树林	191

潮白河放龟	192
五十年代的人情	194
从废品站捡回的镇馆之宝	196
受骗，差一点儿	198
浙江金华与李清照的《武陵春》词	200
“身土不二”	201
1990 年 10 月在莒溪中学的演讲	202
我与中国作协二三事	204
读书与行路	205

纪 游 篇

非今亦非古	210
谁说华山只是险	211
沉重的攀登	213
京师大学堂今何在	214
北京“新马太”今昔	216
庚寅中秋，北京像一幅作品	218
自然的与非自然的共治	220
红绿共治	221
浙江诸葛八卦村景象	222
游天柱山	223
镜头视野下的百年百姓的沧桑巨变	224
访安徽绩溪上庄胡适故居	226
绩溪障山峡谷记	227
记“徽州第一宅”	229
兰州及其南山北山印象	230
张掖印象	232
敦煌莫高窟印象	233
我眼中的草原秋色	236
大地的微笑	237
白桦林，美丽的白桦林	239
泰山的云雾	240
汉城的枫叶	242
我心中与眼中的莫斯科	243
泰姬陵情思	246
巴塞罗那的黎明	248

血腥的屠杀是可以欣赏的吗?	251
我在佛罗伦萨留下的两个遗憾	252
威尼斯水城	254
一座桥、一个湖、一群天鹅、一个雕塑构成的城市	255
生活本应如此	256
守护文化根基	259
东京日本皇居外苑所见所忆	260
忍野八海之美	261
日本人的精心、耐心、苦心和细心	263
梁思成是不是日本奈良和京都的拯救者	266
大海的颜色	269
又见远山 又见远山	270
又见悉尼歌剧院	272
在劳动和游戏之间	274
懒家伙考拉	275
烟雾·木雕·奇异鸟·贝壳杉	276
我见到了好望角	278

感 悟 篇

第二次天真	282
美在关系中	283
田头的月季花	284
梦醒时分	286
从游蒋介石的南山别墅说起	288
苦日子 甜日子	292
文学的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审美	295
王青的窗口	297
冬柳与春柳	298
优良学风在过程中	299
人生七十感言	305
新加坡人的观念与北京人的意识	308
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发明	311
重要的是根儿还活着	312
见黄河美石所想	313
我在宣城敬亭山遭遇到的尴尬	314
东京街头为什么也有流浪汉	316

耐心 318

认识你自己 319

穿越 320

逆转 321

错别字的限度 323

理论家的文学后台（代后记）..... 325

远山

长期住在繁华喧闹的北京城,常使我想起故乡寂静的山林,特别是那远山,那神秘的远山。

我的老家在福建西部的一个山村里。村子在一个盆地里,四周都是山,高高低低的山,远远近近的山,无论你走到村子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抬头,满眼都是碧绿的山。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最惬意的时光之一,就是在帮家里干了一天活之后,母亲为了奖赏我这天所出的力,笑着往我的上衣口袋里塞一把炒豆子或白薯干,说一声:“玩去!”我从小就喜欢沉思,于是我就一个人静静地往家门的高高的石门槛上坐了下来。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望着远山展开了遐想。

我们家的大门朝北,不远处是一条小溪,它自东而西蜿蜒而去,永不疲倦地哼着歌。小溪的对岸是一块田,它永远充满颜色,只是随着季节的变化改变着色调。春天一片青绿,如一块绿色的大地毯,伸向远方;夏天稻子熟了,金黄金黄的,如歌般灿烂;秋天是杂色的,因为田里什么都有,如同画家的调色板;冬天则紫黄相间,那紫色的是豌豆花,黄色的是油菜花。这仅有的一块田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身上衣、腹中食都取之于它。它一直延伸到坟山的山脚下,从这座坟山开始,山外有山,山外的山外还有山,极目远望,我的视野可以到达那淡到与天连为一体的最远最高的山之巅。在晴朗的时候,在夕阳的映照下,我似乎还可以看到那远山之巅的几棵树。它不断地变化着,越来越淡,终于淡到与远方的天色融为一体,最后又与夜色融为一体。

有时候,远山着火了,在夜色的衬托下,那火像一条红色的龙在腾越着,十分的壮观。这时候,我总是惊慌地大叫起来,希望引起大人們的注意,可他们只是随便地瞥一眼,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大概因为大家都没有去过那远山,那火也不会烧到近处的柴山上,与他们无关。唯有我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那远山,想象着那山上的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就是天的尽头,那就是世界的分界点,那就是通往大平原、大草原、大海洋、大城市的关口,要是我们不能越过这神秘的远山,我们这些被它包围着的山民,怎能到另外的诱人的世界去呢?

终于有一天,我来到了北京,一住就是40年。其间,跑了好几个国家。然而,故乡的远山并没有在我的心里消失,我在梦中频频见到它。我到过很多地方,见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人与事,欣赏过美丽的古怪的景与物:青年时期向往的莫斯科红场、风光旖旎的亚德里亚海滨、高大的金字塔、摩天大楼、希腊残留的古老的剧院、皑皑雪山、一望无际的草原、黄山和天子山云雾包裹着的山峰、七星岩……更不要说北京和它的一切,我敢说,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已袒露在我的面前。可这一切如同过眼烟云,从未在我梦中出现过。然而,在我的意识里,故乡的远山为我保留着令人神往的永久的神秘。几次回故乡,故乡已变得面目全非,唯有那远山依然在天的尽头,看起来连一丝的变化也没有。我又一次久久地坐在儿时坐过的石门槛上,望着远山,它还是淡淡的,还是那么默默不语,还是那么神秘。哦,科技的发展把世界的神秘消灭得差不多了。不能设想,当世界的一切都暴露在科学的光天化日之下时,这世界还会美吗?

远山,我希望你永远保留着那一份神秘与美。

(载《闽西日报》1994年8月1日)

山是故乡美

我家乡的山看似平常,外表看与别处的山没有区别。但只要你走进去,它的美是说不尽的。离我家乡六十华里,那里是原始森林地区,真的华南虎就在这里活动。这块原始森林称为“梅花十八洞”,十分美丽。高山的河流到处都是,流淌着清澈无比的跳跃着的河流,形成一个深潭,流过一段,就会随山崖自动往下去,形成高高低低的瀑布。山林的毛竹铺天盖地,冬天我们去挖冬笋,春天则会给我们春笋充饥。我这里特别要给各位描写一下我们山里的山杜鹃花和松明。

一、山 杜 鹃 花

今年春节前,友人给我送来两盆杜鹃花。镶着白边粉红色那一盆,开得特别繁茂,盆很小,可那花拥挤在一起,连绿叶也被遮盖了。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拿高级塑料作的假花呢!深红色的那一盆,花与叶相间,疏密有致,就不会给人假花的感觉。过春节拜年那几天,又有一个学生送来一盆深红的杜鹃花,除有一两朵开放外,其他花蕾正含苞欲放,引起人的另一种期待的情致。更令人欣喜的是,我精心栽培的两茬水仙花只飘过几天清香就都早早凋谢之后,这三盆杜鹃花还是花团锦簇,抖擞精神,整天向我们微笑着,似乎要陪伴我进入真正的春天呢!它们的出现,让我有老友重逢之感,让我回忆起少年时代在我们故乡的山坡满山遍野的山杜鹃花。

我的家乡在福建的西部山区,那里气候温暖潮湿。在村头巷尾,在山岭、山坡上,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开放。严冬时节,北方的原野一片光秃秃、灰惨惨,可在我们那里,不但红梅花、腊梅花开得正艳,在那田地上,黄一片,紫一片,煞是热闹,黄的是油菜花,紫的是豌豆花。豌豆在我们家乡叫做雪豆。从它的名字就可知道它是刻意选择在寒冷的冬天来显身手的。

早春时节,更是桃花红,李花白,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当春天来了,布谷鸟开始歌唱的时候,一个冬天未上山的农民,发现家里的木柴也快烧尽了,于是开始上山砍柴。我们重新踏上那崎岖的山路,这时候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那一面又一面的山坡上一个又一个的山谷里的山杜鹃花都开放了。山里的空气是那样清新,树木是那样的绿,溪水是那样的碧,天是那样的蓝,蓝天绿树碧水衬托下的山杜鹃花是那样的红那样的绚丽那样的繁富。它像变幻的霞光那样美丽耀眼,像少女的身姿那样仪态万方。尽管我们感觉迟钝,尽管我们还不能尽情地欣赏它的美,但在家里窝了一冬之后,看到这山杜鹃花唱主角的景色,还是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的东西流入我们的心坎。我们穷是穷,但也有富有的时候,就像此刻拥有这城里人所没有的完全用我们自己的脚板踩出来的山路,拥有这简直可以按公升出售的新鲜的空气,拥有这满山遍野的向着我们微笑的山杜鹃花,拥有永远不会背叛的伙伴……

在开始砍柴之前,我每次都要跟我的伙伴,停留在新鲜欲滴的山杜鹃花前,摘下一朵又一

朵的花,不是为了看,我们把花心倒过来,含在嘴里,尽力去吸花把儿上的蜜。每一朵杜鹃花上都有一小兜蜜,那甜,那清香,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我们就像蜜蜂那样采蜜,所不同的是蜜蜂从花心去吸,我们则是从花把儿去吸,蜜蜂不是为自己,我们则是为自己。吸够了山杜鹃花的蜜,我跟我的小伙伴先要坐在花丛下,下简单的六子棋,或海阔天空瞎聊,然后才开始挥动我们的柴刀。我的少年柴夫生活真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我多次回福建的老家,每次都见到我少年时代一起挑柴的小伙伴。他对我永远是那么热情那么亲切那么友善那么推心置腹。

在过了四十多年的“老九”生活之后,在领受了种种磨难之后,在看够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之后,在观赏了世间各种悲喜剧之后,想到少年时代的柴夫生活,想起故乡的山杜鹃花,感到在那蓝天、白云、山路、溪水、绿树、柴刀、山杜鹃花和小伙伴所构成的世界里,真可谓“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如今再到哪里去寻觅这种“傲杀人间万户侯”的日子呢?

(载《北京晚报》1999年3月13日)

二、松树、松明、松针和松涛

古人云:松竹梅,岁寒三友。

松树是三友之首啊!

我每到冬天就特别怀念山上的松树。我们那里的山岭树,松树特别多。家乡的广阔的松林的影像,北京香山脚下的古松高耸的身姿,黄山的仪态万方的迎客松姿容,石柱峰顶的矮小的墨绿色的小松形象,甚至我们北师大小红楼园中的那几棵马尾松被白雪压弯到地上的样子……像电影的画面那样一一从我眼前晃过去。在白雪皑皑的冬天,万木萧条,百花凋谢,唯有你不怕风霜雨雪,不怕透骨的严寒,毅然站立着,生长着,不改你的颜容,你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我看着去年我去游览天柱峰,我在那些高高的石峰中,一直凝视着你——一棵棵矮矮的小小的墨绿墨绿的松树——从石缝中生长着,据导游说,这些松树最小的年龄也几百岁了,你依靠的只是石缝中少得可怜的泥土,可你要抗击的是呼啸的风、冰冷的雪、炎热的阳光和云雾的遮挡,但你不弯腰,不屈服,你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我从黄山、华山看到的迎客松,你像亭亭玉立的少女,永远站在山崖上,你似乎毫无倦容地微笑着,伸出你柔软的手,招呼着远方的来客。啊,松树,如果我是一个诗人,一定用最美好的诗句来赞美你!

小时候,我们上山挑柴,最喜欢砍松明。

松树的赤红色的胸膛就有松明。我们今天已经用了电灯,不再用松明。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物品之一就是松明。因为在黑夜中松明给我们带来光明。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乡的人喜欢在夜间习武。我们总是在食完晚饭后,来到叔公住的一个宽敞的祠堂里,叔公早早把松明盛在一个大的铁勺子里点燃起来,那松明的火在“啪”“啪”的声音中吐着火焰,叔公就在燃烧松明的火光下,摆开了拳脚,教那些年轻人,或伸、推、踢、转,或跳、拍、扭、抓,一招一式,认真练习,松明的火光照着他们红红脸上留下的汗水。我们这些小孩儿,就时不时在旁边叫好,为他们助威。松明的火暗了下来,叔公就会喊一声:“添!”我们就会连忙把一块一块的松明添在铁勺里,松明的火又“啪”“啪”燃烧起来,直到松明用完,练武的课程才告结束,我们也尽兴而归。啊,松明,如果我是一个诗人,一定要用最热情的诗句来赞美你!

松树的叶子就是松针。松树肯定比别的树聪明。一根新嫩的松针长出来了,那么就有根老的松针掉下地。特别是在春夏之交,新嫩的松针长得特别多,老的松针也就掉得特别多。老的松针一根一根掉在地上,时间久了就集成黄黄的一层。我小时候是个小柴夫,每当家里需要比较好烧的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远近几处松林里的松针。松针不同于别的树的叶子,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一根一根的,而且有一头还真的像针那样能扎人。我们是用竹子编的筐去松林的。松林里的松针厚厚的、软软的、滑滑的,我总要在那上面静静地躺一会儿,闻一闻那淡淡的香味,然后用竹子做的竹扒,把松针搂到一起,装进竹筐里。老松针特别好烧,容易点着,容易形成大火,如果煮的是水或汤,那用松针是最好的燃料了。至于绿色的松针,那香味就更浓,既可以泡茶,也可以当药用,什么维生素 A、B、C、D、E,它应有尽有。啊,松针,如果我是一个诗人,一定用最温暖的诗句来赞美你!

松树在山里成林,这就形成松涛。“涛”原是指海水的浪涛。可松涛却是一种令人沉醉的声音。记得小时候去搂松针,躺在松林里的松针上的时候,就听过你的歌唱了。但那时年幼,不知你的好处。直到四十多岁时候,才想到了你——松涛。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总是想着我现在是躺在故乡的一个松林下,听着风声吹过来时那松涛的声音,是那样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总是那样深沉,像抒情歌曲,不,比抒情歌曲要好,抒情歌曲是“人籁”,而你是“天籁”,呼呼,呼呼,在松涛声中入睡了。你是我每晚的催眠曲啊! 1996 年到韩国高丽大学讲学一年,年底前完成了任务,准备回国,想买一些东西,跑了很多商店,都没有买到适合的东西。最后进了一家音像店,原想买几盘韩国音乐,没有想到韩国人经营的这家商店卖一种音碟,它灌的不是人唱的歌或奏的乐,而是大自然的声音,如鸟鸣的声音、刮风的声音、流水的声音,我突然就想到会不会有松涛声呢? 一问老板,说:有。立刻拿出来一听,正是熟悉的松涛声。连忙买了几盘,心满意足地带回中国。夜里睡不着觉,就放松涛声,在松涛声中入睡。啊,松涛,如果我是一个诗人,我一定会把一切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诗句来赞美你。

还有松花、松子……如果我是一个诗人……

(2010 年 12 月 14 日,载“科学网”博文)

水是故乡甜

杜甫在《月夜寄舍弟》一诗中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句子。在夜深人静时刻,每当我翻着杜甫的集子,读着这首诗,心里就自然会“套”上“山从昨日绿,水是故乡甜”的句子,同时我老家连城莒溪的奔腾的水、喷涌的水、温暖的水就从我心间的小溪流淌而过,那水立刻又幻化成涨满的沟渠,流过了充满沙石的戈壁滩,流过了太行山上那些住满村民却苦于干枯缺水而不得不用手中仅有的几元钱买水喝的村庄旁。

小时候上山挑柴,沿着家门外的溪水边的小路走去。溪水蜿蜒而上,哗哗地欢腾着不停地唱着歌,从绿色的田野穿过,从弯弯的小桥穿过,然后经过一些浅滩,经过一些深潭,经过一个几十米窄窄的美丽的却也气势非凡的瀑布,突然跃进山中的峡谷。峡谷的两边是青山绿树,那

大树小树的枝叶,或伸向或触摸湍急的流水,它们是在招手还是亲吻?水流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要流向何方,也许它就是仙女的飘下人间的白色的飘带,恰好落在我们故乡的山间,把我们的故乡轻轻地围起来。夏天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在挑柴回家的时候,常常会滞留在某一个深潭旁边,我们看透明的清水中游鱼在嬉戏,那鱼儿在水中的摆动,突然的翻身,就像高低杆上腾跃的体操运动员的身段,我们看得忘情了,也跳进水中跟鱼儿比赛着,游个痛快,再沿着小溪旁的小路急急往回赶,小溪唱的歌伴随着我们脚步的节奏。

啊,水是故乡美!

我们村子的中央,有一眼很大的泉水。泉水流出来的水,形成了许多森罗棋布般的池塘。在那泉水边,无论是夏天,也无论是冬天,永远有许多妇女在挑水洗衣,说说笑笑,那是她们的快乐的天堂,高兴可以在这里让大家分享,苦恼也可以在这里让大家品尝。难得的是这里泉水夏天清凉如冰,冬天则热气腾腾如入澡堂,这真是奇妙。更奇妙的是,差不多村里人家煮粥,都要特别来这里挑泉水,不用水缸里的溪水。泉水煮出来的粥,特别黏,特别香,滋味特别甜美。小时候,我一直不知这眼泉水的奥妙,问过小学的老师,他们支支吾吾,他们的回答常常是等于没有回答,让我感到失望。后来我上了大学,才知道这种泉水,叫做“恒温泉”,一年四季,无论冬夏,外面的天气温度变化了,可它温度永远不变。20世纪80年代初又一次回到故乡,我用温度计去测量过,它的温度是20度,而且一年四季保持20度,20度是它的坚定性格,哪怕是外面下雪粒、结冰碴,哪怕是外面骄阳似火,炎热难忍,它永远保持20度。20度是它的生命线。我还特地灌了一瓶泉水带回北京,请专家用科学仪器检验,发现那是优质矿泉水,这才揭开泉水煮粥特别鲜美的奥秘。以后我给学生上课,讲“物理境”与“心理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我总是讲故乡泉水冬暖夏凉的故事,讲泉水还是那眼泉水(物理境),为何夏天变得清凉冬天变得温暖(心理场)。学生们听了不但明白了这两个心理学的概念,还说,什么时候能到老师的故乡去尝尝那冬暖夏凉的甜美的泉水呢?

啊,水是故乡甜!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离泉水不远的溪边,还有另一种泉水,那就是温泉。温泉紧靠在小溪流过的地方,几乎就是隔着几块大石头。小溪的清流头也不回地从温泉边上流过,温泉则沉浸在它的冒泡泡的工作中。记得大人们把温泉用草皮和石块围起来,每天傍晚都会有许多劳动了一天的乡亲,来这里“泡汤窟”(泡温泉——客家话)。我们这些小孩儿则在“汤窟”里泡热了,就又跳到旁边的溪水里游泳。溪水冷得很,“汤窟”热得很,我们就在这一冷一热中跳来跳去,打闹着,嬉戏着,那欢乐的儿童时光似乎永远停留在这里,也似乎渐渐在这里流逝,我们在这里成长……

啊,水是故乡暖!

如今我老了,我关切的是,故乡的水还是那样的美吗?故乡的水还是那样的甜吗?故乡的水还是那样的暖吗?我的脑海里荡漾着故乡的水,那溪,那泉,那窟,流动着,变幻着;在变幻中我思念的还有那高低起伏的山,青翠欲滴的树,还有那夜间的蛙鸣的合唱和萤火虫的一闪一闪的青光,还有那早出晚归的乡亲,他们头上的斗笠,他们红铜脸上的汗珠,他们脚上的草鞋,还有那黄昏时刻屋顶上升起的袅袅炊烟,……

(载《闽西日报》2003年3月11日,又载《冠豸山下》2003年3月25日)

后记：这是2003年写的一篇散文。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所以觉得故乡的水是美的、甜的，暖的。今年回了一次老家，见到的水是丑的、苦的、臭的。我感到莫大的悲哀。我在我的那篇题为《水，水，还是水》的博文里面已经写到了这一点。本来不想将这篇散文再发表，但我又想到，这一篇不正是那一篇的对照吗？为什么不让朋友们知道我老家的水原来是什么样的呢？

樟树·山林·田地

樟树生长在南方。成年的樟树又高又粗，往往如一座绿色的高楼，一层又一层，耸入高空。我们家乡几百年的老树遍及全村各处。我记得墟（市集）上的中央就是一株像伞一样的撑开的樟树，叶子浓而密，整个集市周围几百平方米就围着它来规划，可见它的高大。卖牛的山岗上也有十几株樟树，遮天蔽日，买卖牛的人就在那树荫下用摸捏手指的方法讨价还价。我们村小学的后院，也有一株大樟树。我和我的同学经常绕着那株樟树做游戏。小学这株樟树可能是一株樟树王，树身之粗，我和我的二十几个同学拉着手才勉强能把它围过来。树的枝杈多得数不清，高高地伸向天空。那树荫差不多遮蔽了半个学校。有爬树本领的同学要是爬到树顶的话，还能瞭望整个村子，就像我们在北京登上景山去瞭望整个紫禁城一样。

春天的时候，樟树长出嫩绿的新叶。那满树的新叶淡而薄，似绸，又软又滑，看到它就会觉得一个新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季节开始了。最有趣的是樟树虫。它们的样子像绿色的蚕，不过要大得多长得多，比人的拇指还要大和长，且身上有带刺的长长的毛。特别是它们的腿脚十分有力，数不清的樟树虫从树干上像竞赛般不断地爬上爬下，那场面非常壮观。我和我的同学一下课就去看它们的爬树比赛。它们就在这不停地运动中，成长壮大，身上的颜色也转为黄中带绿，这意味着它们要结茧了。胆子大的同学，就常把樟树虫抓住，把它们的肚子翻过来，用小刀或碎玻璃片，像外科大夫那样破开它们的肚子，取出肚子中的肠子，那肠子比一般的线还要粗，而且折叠好多次。同学们干这残忍的事情，不单为了好玩，其中还含有实用的目的。樟树虫的肠子用醋浸泡多少天，晒干后就可以变成最好的钓鱼竿上用的线。不过我从未做过这件事情，不是我比我的同学“善良”，是因为我比他们的胆子要小得多。当然樟树的木材有樟脑味儿，而且木质坚硬，是珍贵的木料。我们家有两个樟木做的箱子，那里面永远不会出现什么虫子之类的东西。

也许因为樟木的高贵和用途的特别，前几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村子里那些樟树都消失了。连小学后院那株樟树王也不见了。我为此感叹了很久。

但值得感叹的何止那些樟树。我接着的新发现是，家门口的溪水变小，简直成了小水沟，那些可以游泳的深潭当然也变成小水坑。那以前高高架在小溪上面的木桥已成为一种摆设，再没有人使用它。从小溪溯源而上，原本有一个石头垒起来的水坝也因长期无水而废弃。不用说那坝里的清澈的水早就干枯，连水坝两岸的垂柳也失去了那种生气。

再沿小溪往上走，又发现山谷口上那一片面积大约有上千平方米的松树林也整个消失了。